“文学淮军”擂台征文 第九季

那时还在灯火月明中

陈林

印象里,故乡的元宵节,是一群孩子提着灯笼在月光下影影绰绰的身影,是扎花灯的吴篾匠眯缝着眼斫篾条的样子。

一吃过晚饭,各个路口陆续出现几个提着灯笼的孩子,很快聚到一起,不约而同地向村里的河坝走去,既害怕又激动,有一种冒险的兴奋,男孩一惊一乍地高声叫着,女孩叽叽咕咕谈笑。河坝是村里最显眼的建筑,也是我们平时玩耍的好地方,河坝中间是一座刚建不久的石桥,旁边有几棵大柳树,我们把灯笼挂在树上,月光灯光照得桥边如同白昼,我们在桥上继续着白天的游戏,跳房子、踢毽子、跳绳,喧闹声响彻夜空。

玩得累了,却不想回家睡觉,坐在桥上,看月色如水,灯笼的微光照着微澜河水,整个夜色朦胧得像仙境,我们的心早已飞出这尘世之外,尽情想象着一些遥远的神秘,无法描述,但在心里隐现着。

不知谁说了句:“你们想听鬼故事吗?”还没听到应答,刘家的小玉神神秘秘地说起来。听着听着,我有点害怕了,心咚咚跳。回家的路上,隔壁的小明子突然窜到我身后,大喊一声:“鬼来啦!”我吓得飞跑起来,灯笼左摇右摆,晃动得厉害,“呼”的一声烧起来了,引来一片笑声。

灯笼烧坏了,回到家不敢告诉父母,却仍被母亲发现了。她说:“没事没事,明天让吴师傅帮你再扎一个。”吴师傅是个篾匠,平时主要做竹篮、竹匾、簸箕这类家用工具营生,正月里,闲了下来,就帮村里的孩子扎灯笼。

他扎灯笼的时候,我们经常跑去看,一看就是半天。他总是先泡一壶茶,慢慢悠悠地拿起篾刀,眯缝着眼,割削着木料、竹子,发出轻快柔驯的细细声响。竹条服从他的意志,在他手里,旋出一条条难以描画的弧线,一个个逼真的灯笼就慢慢成型了,茶喝完了,一个灯笼也做好了。看着看着,有的孩子学会了,在家捣鼓半天,做是做出来了,和吴篾匠做的相比,还是差点意思,不是兔子灯笼的背有点驼,就是小鸡灯笼的脖子有点粗,我们看了都忍俊不禁。

河坝石桥如今都不在了,伙伴们也各奔东西,但蓦然回首,那时的影像还在灯火月明中闪耀着亮丽的光泽,灯光月影依旧鲜活,人声竹声并未走远。

汤圆是年的句号

孙丽丽

“桂花香馅裹胡桃,江米如珠井水淘。见说马家滴粉好,试灯风里卖元宵。”清代符曾的《上元竹枝词》,让人想象着上元黎明,穿着粗布衣伙计们,在热气腾腾的坊间,做元宵,古街在香气迷漫中渐渐苏醒。

元宵浮在碗里,就像一轮明月挂在天际。天上月圆,碗里汤圆。

小时,我喜欢呆在母亲身边,用豆沙白糖等做馅儿,把生米团捏成各种动物形状,等我的“作品”煮熟,却发现“杰作”全变了形,引得全家哈哈大笑。

“今夕知何夕?团圆事事同。汤官寻旧味,灶婢诧新功。星灿乌云裹,珠浮浊水中。岁时编杂咏,附此说家风。”这是宋人周必大的诗,诗意表明吃元宵象征团圆之意,元宵也称“汤圆”。

我以为汤圆和元宵是一回事,如同一个人,有小名和学名,只是叫法不同。朋友说,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对,差别不在味道,而在做法上。南方做的汤圆,是先将糯米粉用水调和成皮,然后将馅“包”好;北方的元宵,则是先在一个特大扁平箩筐内,铺上很多白面粉,把事先和好、凝固了的馅,切成小小的正方形的丁,然后倒进一筛内,过一遍水后,扔进箩筐内不停地摇动,丁馅就会沾上一层面粉,如此反反复复,直至“滚”成雪白浑圆的元宵。滚好的元宵,趁热吃,汤馅会像灌汤包的汤汁一样流出,很过瘾,若滚得不匀,煮时会破口流馅。

汤圆的外皮多是糯米粉,糯米是自己家种的,泡过晒过再磨,特别有韧劲,弹而不腻,有时也用黑糯米制作,也有的在糯米中加入紫芋、绿豆、南瓜等,汤圆则呈紫色、绿色、黄色等,盛在碗中,色泽上便是一种享受。吃汤圆也有讲究,一般都是吃双不吃单。

自古,元宵节不仅是家人团圆的节日,也是有情人团聚的日子。灯火阑珊,大红灯笼下眉目传情,暗定情愫。一对对有情人吃汤圆看花灯,唇齿间美好的话语,仿佛元宵节的汤圆,晶莹圆润,软嫩香滑。

人们以甜的汤圆收尾,图的就是一个好彩头。

饭盒里的汤圆香

马晓炜

春节还意犹未尽,元宵节便悄然而至。而到了元宵节,心里就不禁想起年少时吃过的那盒香喷喷的汤圆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读初三那年,望子成龙的父亲希望我能考个中专跳“农门”,央求省城的小外公(外公的弟弟)把我带到他身边借读。由于小外公家住房条件有限,便将我安顿在他单位锅炉房的一个小房间。

元宵节那天,我埋头做完作业,已是灯火阑珊。聆听着响声震天的噼里啪啦鞭炮声,想家念亲的离愁,瞬间涌起。不知为何,那一刻,我的眼前浮现出与父母一起吃汤圆,亲情融融温暖过节的情景。

我无心复习功课,跑到阳台上,透过纷落的雪花,凝望着暖暖万家灯火和天空绽放的绮丽烟花,不知是雨水,还是雪水,渐渐模糊了我的双眼。

“大冷的天站在外面,小心着凉了。”我正胡思乱想,不知何时小外公拍打着身上的雨雪,向我走了过来。我匆忙抹了一把脸,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“一个人离家在外生活不习惯呢,即将中考,坚持就是胜利!”面对小外公关切的抚慰,我连连点头称是。因为我清楚,从偏远的农村来此插班借读,机会难得。

“元宵节,汤圆不能少,这不,今天我值班,从家里给你捎了点,尝尝味道咋样?”小外公边说边将饭盒放到桌子上,催促我趁热吃。这意外的惊喜,令我感动不已。

汤圆对我来说不算啥稀罕物,每年元宵节,母亲都会做些,安抚我们清淡的味蕾。但当我打开饭盒,闻着冒着热气的浓郁汤圆香,暂时忘记思乡念亲的离愁,迫不及待地用勺子舀一个,送进嘴里,糯米粉的粘滑、黑芝麻的香甜,立刻绕过舌尖,流向喉咙。真好吃!我好像从没吃过如此香甜可口的汤圆似的,以至于睡梦中,还在回味着那醇香的滋味。

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中考临近,我恋恋不舍地与小外公告别,含泪踏上返乡的旅程,留恋的不仅有老师、同学和我居住的小屋,还有那盒热气腾腾的汤圆。

愧疚的是,中考我名落孙山,没能实现父母的愿望,也辜负了小外公的一片心意,最终我选择报名参军。多年后,我从部队探亲休假,专程去看望小外公,席间聊起那盒美味的汤圆,小外公笑着说:“汤圆是我值班单位送的,我没舍得吃……”听着小外公的话语,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时光荏苒,而今许多年过去,我依然十分感念那盒香喷喷的汤圆,它让年少异乡求学的我,多了一份家的归宿与温暖。

中年过元宵

郭华悦

小时候,并不喜欢元宵节这个日子。

那些年,每年过了除夕,心里就开始发愁了。小孩子们,多盼着能多玩几天。可过了年,所有的热闹,都将慢慢画上句号。接着,便是开学,读书。不管愿不愿意,时光的脚步总不曾放慢。年的热闹过去了,学习的紧张迫在眉睫。在这种时候到访的元宵节,自然也不受欢迎。

没想到,一直到了如今,年过不惑,反倒喜欢起元宵节这个日子。

过年前,天气骤寒。越到中年,越是怕冷,相信这是多数人的亲身体验。而到了元宵节左右,气候开始转暖了。有时,阳光明媚,俨然是春暖花开的景象。这也让我对元宵节有了改观,一过除夕,就盼着元宵节的脚步再快点,再快点。

而喜欢元宵节的另一个原因,是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的团圆日。

年轻的时候,对“团圆”这个词儿,其实没有太多的感触。那会儿,满心都是对外面世界的憧憬。外头的缤纷世界,让那颗不安分的心,跃跃欲试。对于团聚,总觉得可有可无。毕竟,来日方长嘛!

可到了如今,人生的轻舟已过万重山,才发现世上最美的,还是“团聚”二字。外头的炎凉世态,人情的冷暖,都被这两个字摒绝在外。只要是一家人团聚,再寒冷的冬天,也是暖的。身暖,心暖,何惧现实的炎凉残酷!

所以,作为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团圆日,元宵节也就更令我欣喜。特别是,到了如今这个年纪,上有双亲,下有稚儿,一家团聚,和乐融融。听着父母说久远的事儿,和儿女们说说对未来的憧憬,这样的时光能不令人盼望吗?

人到中年,盼元宵,过元宵,那都是美事一桩!